

智囊全集

冯梦龙

全四册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智囊全集

◎ 冯梦龙 原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智囊全集/(明)冯梦龙 著;柳戡编. - 北京: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00.6

ISBN7-80112-351-4

I. 智… II. ①冯… ②柳… III. ①谋略-中国-当代
IV. C9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6883 号

责任编辑 金桐

封面设计 孙岩
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电 话 (010)65275953

社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 1 号

邮 编 100006

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46.5

字 数 1136 千

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0112-351-4/G·170

定 价 98.00 元

注: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卷六·亿中

镜物之情，揆事之本。福始祸先，验不回瞬。藏钩射覆，莫予能隐。集《亿中》。

【译文】 明察事物的内情，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。不论是福是祸，都能在瞬间预测到。暗算和欺骗，也都瞒不了我。因此集《亿中》卷。

◇ 子 贡

鲁定公十五年正月，邾隐公来朝，子贡观焉。邾子执玉高，其容仰；公受玉卑，其容俯。子贡曰：“以礼观之，二君皆有死亡焉。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：将左右、周旋、进退、俯仰，于是乎取之；朝、祀、丧、戎，于是乎观之。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，心已亡矣。嘉事不体，何以能久？高仰，骄也；卑俯，替也。骄近乱，替近疾。君为主，其先亡乎？”五月，公薨。孔子曰：“赐不幸言而中，是使赐多言也。”

【译文】 鲁定公十五年正月，邾隐公来鲁国朝见，子贡在一旁观礼。邾隐公向定公献上宝玉时，高仰着头，态度十分高傲；定公接受宝玉时则低头向下，态度异常谦卑。子贡看后说道：“从这种朝见的礼仪来看，两位国君都有灭亡的先兆。礼，是生死存亡的根本：左右、周旋、进退、俯仰，这些行为举止都要按照一定的礼仪去做；朝会、祭祀、治丧、征战，这些场合都要通过礼来观察。现在两位国君在如此重大的正月朝会上，行为举止都不合礼仪，可见守礼的意识早已消亡了。重大的国事不合乎礼仪，又怎么能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呢？高仰着头是骄傲的表现，低头向下是衰弱的表现。骄傲将有动乱临近，衰弱将离疾病不远了。而定公是主人，可能会先死亡吧？”五月，定公果然去世。孔子忧心忡忡地说：“不幸被子贡说中了，这次子贡话说得太多了。”

◇ 希 卑

秦攻赵，鼓铎之音闻于北堂。希卑曰：“夫秦之攻赵，不宜急如

此，此召兵也，必有大臣欲衡者耳。王欲知其人，旦日赞群臣而访之。先言衡者，则其人也。”建信君果先言衡。

【译文】 秦国攻打赵国，擂鼓和振铎的声音远传到赵王的议事大堂。希卑说：“秦国攻打赵国，不应该如此急切，这是与赵国的内应进行联络，赵国一定有大臣想采用连横的策略。大王如果想知道是什么人，明天早朝召见群臣时就能找到。先说连横的人就一定是了。”第二天，建信君果然先说要与秦国连横。

◇ 范 蠡

朱公居陶，生少子。少子壮，而朱公中男杀人，囚楚。朱公曰：“杀人而死，职也。然吾闻‘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’。”乃治千金装，将遣其少子往视之。长男固请行，不听，以公不遣长子而遣少弟，“是吾不肖”，欲自杀。其母强为言，公不得已，遣长子，为书遗故善庄生，因语长子曰：“至，则进千金于庄生所。听其所为，慎无与争事。”长男行，如父言。庄生曰：“疾去毋留，即弟出勿问所以然。”长男阳去，不过庄生而私留楚贵人所。庄生故贫，然以廉直重，楚王以下皆师事之。朱公进金，未有意受也，欲事成后复归之以为信耳。而朱公长男不解其意，以为殊无短长。庄生以间入见楚王，言“某星某宿不利楚，独为德可除之。”王素信生，即使使封三钱之府^①。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：“王且赦。每赦，必封三钱之府。”长男以为赦，弟固当出，千金虚弃，乃复见庄生。生惊曰：“若不去耶？”长男曰：“固也。弟今且自赦，故辞去。”生知其意，令自入室取金去。庄生羞为儿子所卖，乃入见楚王曰：“王欲以修德禳星，乃道路喧传陶之富人朱公子杀人囚楚，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，故王赦，非能恤楚国之众也，特以朱公子故。”王大怒，令论杀朱公子，明

日下赦令。于是朱公长男竟持弟丧归。其母乃邑人尽哀之，朱公独笑曰：“吾固知必杀其弟也。彼非不爱弟，顾少与我俱，见苦为生难，故重弃财。至如少弟者，生而见我富，乘坚策肥，岂知财所从来哉？吾遣少子，独为其能弃财也；而长者不能，卒以杀其弟。事之理也，无足怪者，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。”

梦龙评 朱公既有灼见，不宜移于妇言。所以改遣者，惧杀长子故也。“听其所为，勿与争事”，已明明道破，长子自不奉教耳。庄生纵横之才不下朱公，生人杀人，在其股掌。然宁负好友，而必欲伸气于孺子，何德宇之不宽也！噫！其斯以为纵横之才也与？

【注释】 ①三钱之府：贮藏黄金、白银、赤铜的府库。

【译文】 陶朱公范蠡住在陶时，生了小儿子。小儿子长大成人以后，陶朱公的次子因为杀人，被囚禁在楚国。朱公说：“杀人者偿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然而我听说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不在大庭广众之间被处决。”于是他准备了一千两黄金，要派小儿子前往牢狱探视。长子一再请求前往，朱公执意不肯。长子认为父亲不派自己而派小弟去，一定是认为自己不肖，于是想自杀。母亲极力劝阻，朱公不得已，只好派长子带信去给过去的好朋友庄生，并告诉长子说：“到了楚国以后，就把这一千两黄金送给庄生。一切听从他的安排，千万不要和他争执。”

长子前往楚国，照父亲的话去做，拜见庄生送上黄金。庄生说：“你赶快离开，不要在此停留，即使令弟被放出来，也不要问他是什原因。”长子假装离去，不告诉庄生而私下留在楚国一个贵族的家里。庄生一向贫穷，却以廉洁正直被人尊重，楚王以下的大臣们都以他为老师。朱公送来的金子，他本无意接受，只想在事成之后归还以表诚信。而朱公的长子不了解庄生，以为他只是普通人而已。庄生利用机会进见楚王，说有个星宿不利于楚国，若楚国

能做好事修德，则可以解除。楚王向来信任庄生，立刻派人封闭三钱之府。楚国那个贵族很惊奇地告诉朱公的长子说：“楚王将要大赦犯人了。因为每次大赦前一定要封闭三钱之府。”长子认为遇到大赦，弟弟本来就该出狱，那一千两黄金不就白花了，于是又去见庄生。庄生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没有离开楚国吗？”长子说：“是的。我弟弟很幸运碰上了楚王大赦，所以来辞行。”庄生明白他的意思，便叫他自己进屋里去取黄金。

长子这么做，使庄生感到被人戏弄，就入宫见楚王说：“大王想修德除灾，但外面的老百姓传说，陶地富翁朱公的儿子杀人，囚禁在楚国，他的家人拿了很多钱来楚国贿赂大王左右的人，所以大王这次大赦，并不是真正体恤楚国的百姓，只是为了释放朱公子而已。”楚王听后很生气，立即下令杀掉朱公子，第二天才下大赦令。

于是朱公的长子最后只好运送弟弟的尸体回家。他的母亲及乡人都很哀伤，只有朱公笑着说：“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自己的弟弟。他并不是不爱弟弟，只是从小和我在一起创业，见惯了生活的艰苦，所以特别重视身外之财，不舍得抛弃。至于小弟，生下来就见到我富贵，过惯富裕的生活，怎么知道钱财是如何来的？我派小儿子去，只因为他能舍弃财物；而长子做不到，最终哥哥害死了弟弟。事情的道理就在这里，一点也不奇怪，我本来就料定他会带着丧事回来。”

梦龙评 朱公既然早有预见，就不该听妇人的话而改变主意。之所以改派长子，可能是怕长子自杀的缘故。临行前嘱咐长子要“听从庄生的安排，不要和他争执”，明明已经讲清楚了，可是长子自己不听父亲的教诲。庄生翻云覆雨的才能，不在朱公之下，要谁生让谁死，完全控制在他的掌中。然而宁愿有负于好友，也一定要和晚辈争这一口气，心胸气度怎么如此狭窄！唉！难道他认为，这样才算有翻云覆雨的才能吗？

◇ 范 睢

王稽^①辞魏去，私载范睢^②。至湖关，望见车骑西来，曰：“秦相穰侯^③东行县邑。”睢曰：“吾闻穰侯专秦权，恶纳诸侯客，恐辱我，我且匿车中。”有顷，穰侯至，劳王稽，因立车语曰：“关东有何变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又曰：“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？无益，徒乱人国耳。”王稽曰：“不敢。”即别去。范睢出曰：“穰侯，智士也，其见事迟。向者疑车中有人，忘索，必悔之。”于是睢下车走。行数里，果使骑还索，无客乃已。睢遂与稽入咸阳。

梦龙评 穰侯举动不出睢意中，所以操纵不出睢掌中。

【注释】 ①王稽：战国时期秦国人。②范睢：字叔，战国魏人，因被魏相陷害而出逃。后为秦国宰相，封应侯。③穰侯：战国秦相魏冉，封于穰邑，号穰侯。

【译文】 王稽离开魏国时，私下带着范睢一起乘车走了。车到湖关，远远看见大队车骑从西边驰来，王稽说：“这是秦丞相穰侯东巡各县。”范睢说：“我听说穰侯在秦国独揽大权，最讨厌有人接纳其他诸侯国的宾客，被他发现恐怕会羞辱我，我必须躲在车里。”

一会儿，穰侯赶到，问候了王稽后，就站在车旁问他：“关东有什么大事发生吗？”王稽说：“没有。”穰侯又说：“你去见魏君，没有带魏国的宾客一起来吗？其实这些四处游说的宾客一点用也没有，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而已。”王稽说：“我不敢这么做。”穰侯走了。范睢出来说：“穰侯是个有智谋的人，但他对事情的反应较慢。他刚才怀疑车里有人，却忘了搜查，过后一定会后悔。”于是范睢下车而逃。范睢走了几里地之后，穰侯果然派骑兵回来搜查，见没有

宾客才罢休。范睢于是和王稽一同进入秦都咸阳。

梦龙评 穰侯的举动在范睢的意料之中，所以被范睢操纵于掌中。

◇ 姚 崇

魏知古^①起诸吏，为姚崇^②所引用，及同升也，崇颇轻之。无何，知古拜吏部尚书，知东道选事。崇二子并分曹洛邑，会知古至，恃其蒙恩，颇顾请托。知古归，悉以闻。上召崇，从容谓曰：“卿子才乎？皆何官也？又安在？”崇揣知上意，因奏曰：“臣有三子，两人分司东都矣，其为人多欲而寡交，以是必干知古，然臣未及闻之耳。”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，欲微动崇意，若崇私其子，或为之隐。及闻所奏，大喜，且曰：“卿安从知之？”崇曰：“知古微时，是臣荐以至荣达。臣子愚，谓知古见德必容其非，故必干之。”上于是明崇不私其子之过，而薄知古之负崇也，欲斥之。崇为之请曰：“臣有子无状，挠陛下法，陛下欲特原之，臣为幸大矣。而由臣逐知古，海内臣庶，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矣，非所以裨玄化也。”上久之乃许。翌日，以知古为工部尚书，罢知政事。边批：小人在自做小人

姚崇与张说同为相，而相衔颇深。崇病，戒诸子曰：“张丞相与吾不协，然其人素侈，尤好服玩。吾身没后，当来吊，汝具陈吾生平服玩、宝带、重器罗列帐前。张若不顾，汝曹无类矣；若顾此，便录致之，仍以神道碑为请。既获其文，即时录进，先砬石以待，至便镌刻进御。张丞相见事常迟于我，数日后必悔，若征碑文，当告以上闻，且引视镌石。”崇没，说果至，目其服玩者三四。崇家悉如崇戒。及文成，叙致该详，时谓“极笔”。数日，果遣使取本，以为辞未周密，欲加删改。姚氏诸子引使者视碑，仍告以奏御。使者复，说大悔恨，抚膺曰：“姚崇能算生张说，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！”

【注释】 ①魏知古：唐朝深州陆泽人，谥忠。②姚崇：本名元崇，字元之，唐朝碭州碭石人。

【译文】 唐朝人魏知古出身于低级官吏，受姚崇推荐后被选用，后来虽然两人职位相同，而姚崇却很看不起他。没过多久，魏知古升任吏部尚书，负责东都洛阳官员的考选任职。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做官，等到魏知古到洛阳以后，两个人仗着父亲对魏知古过去的恩惠，一再要魏知古对他们加以照顾。魏知古回朝后，全都上奏皇帝。皇帝于是召姚崇来，不露声色地说：“你的儿子才干如何？有没有担任过什么官职？现在他们在哪里呢？”姚崇揣测到皇帝的心意，因而禀奏道：“微臣有三个儿子，两个在东都洛阳任职，欲望多而很少与人交往，所以一定会去找魏知古有求于他，但我还没听到确实的消息。”皇帝一开始以为姚崇一定会以儿子为重，想用话来试探姚崇的心意，假如姚崇偏护自己的儿子，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儿子掩饰缺点。等到听了姚崇的奏言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并且问道：“你从哪里知道这些？”姚崇说：“魏知古本来出身低微，是微臣极力推荐，他才有今日的荣华富贵。微臣的儿子愚蠢无知，认为魏知古会顾念我对他的恩德，必能帮他们的忙，所以一定会去求取职位。”皇帝见姚崇不袒护自己儿子的过失，于是反倒要责罚魏知古辜负姚崇，想免除魏知古的官职。姚崇为他求情说：“微臣的孩子不守法，扰乱陛下的法律，陛下能原谅他们，已经是微臣的大幸了。如果因为微臣而削除魏知古的官职，全国的官员、百姓一定认为陛下对微臣有偏心，这样就妨碍陛下以德教化天下了。”皇帝想了很久才答应了他。第二天下诏，罢除魏知古的宰相职位，降为工部尚书。（小人在自做小人）

姚崇与张说同时任丞相，但彼此非常不和，互相怨恨。当姚崇病危之时，告诫儿子们说：“张丞相与我一向不和，而他非常奢侈，尤其嗜好服饰珍玩。我死后，他会来吊祭，你们把我平生珍藏的宝

物、服饰、玉器等全部陈列出来摆在帐前。如果他连看都不看一眼，你们就活不了了，便各自逃命去吧；如果他留意再三，你们就记下并把宝物、服饰等送给他，并请他写墓碑文。碑文拿到后，立即抄写一份进呈皇上过目，先磨好碑石等候，待皇上看完马上就刻字，再进呈皇上。张丞相考虑问题总是比我慢一些，过几日一定会后悔，他如果想拿回碑文，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呈报给皇上，再带他去看刻好的石碑。”姚崇死后，张说果然来吊祭，他见了陈列的珍玩徘徊不舍。姚家人遵照姚崇的告诫将宝物送上并请其写碑文。碑文完成，对姚崇的生平功业叙述得非常详尽，当朝大臣都认为是一流的佳作。几天后，张说果然后悔，派人来要回碑文，说是有些辞意不够周密，想再作些删改。姚崇的儿子们带着使者去看已经刻好的石碑，告诉他已经将碑文奏报皇上了。使者回去后一一报告，张说非常后悔，抚着胸口说：“死了的姚崇能算计活着的张说，我今天才知道我的才能不如他！”

◇ 王 应

王敦^①既死，王含^②欲投王舒^③。其子应在侧，劝含投彬^④。含曰：“大将军平素与彬云何，汝欲归之？”应曰：“此乃所以宜投也。江州彬当人强盛，能立异同，此非常识所及，睹衰危必兴慈愍。荆州舒守文，岂能意外行事耶？”含不从，边批：蠢才径投舒，舒果沉含父子于江。彬初闻应来，为密具船以待，待不至，深以为恨。

梦龙评 好凌弱者必附强，能折强者必扶弱。应嗣敦教，本非佳儿，但此论深彻世情，差强“老婢”耳。敦每呼兄含为“老婢”。

晋中行文子出亡。过县邑，从者曰：“此啬夫，公之故人，奚不休舍，且待后车？”文子曰：“吾尝好音，此人遗我鸣琴；吾好佩，此人遗我玉环。是振我过以求容于我者，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。”乃

去之。果收文子后车二乘，而献之其君矣。蔺相如与为宦者缪贤舍人，贤尝有罪，窃计欲亡走燕。相如问曰：“君何以知燕王？”贤曰：“尝从王与燕王会境上，燕王私握吾手曰：愿结交。以故欲往。”相如止之曰：“夫赵强燕弱，而君幸于赵王，故燕王欲结君。今君乃亡赵走燕，燕畏赵，其势必不敢留君，而束君归赵矣。君不如肉袒负斧钺请罪，则幸脱矣。”贤从其计。参观二事，足尽人情之隐。

【注释】 ①王敦：字处仲，晋朝琅玕临沂人，王导的堂弟。②王含：王敦的哥哥，字处弘。③王舒：王导的堂弟，字处明。④彬：王彬，王敦的堂弟，字世儒。

【译文】 晋朝大将军王敦去世后，他的哥哥王含想投靠王舒。王含的儿子王应却在一旁劝父亲投靠王彬。王含说：“你难道不知道大将军生前和王彬的关系如何，怎么还能去投靠王彬呢？”王应说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才应该去投靠他。江州的王彬在别人强盛时能不屈从而另立门户，这不是一般人的能力和智慧可以达到的，如今看见我们衰败了，他一定会产生怜悯之心而来救助我们。荆州的王舒只知道循规蹈矩，哪能破格接纳我们呢？”

王含不肯听从儿子的劝告（蠢才），还是前去投靠王舒，王舒果然将他们父子溺死在江中。王彬起初听说王应要来，秘密准备船只在江边等待，却等不到王应，心里非常遗憾。

梦龙评 喜好欺凌弱者的人必定趋附强者，能抑制强者的人一定扶持弱者。王应过继给逆贼王敦，本来就不是好东西，但他的一番言论深明世故人情，比起他那个被王敦唤做“老婢”的父亲王含要强许多了。王敦生前常称其兄王含为老婢。

春秋末年，晋国的行文子逃亡。经过一个县城，侍从说：“这官府内有大人的老相识，为什么不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等待后面的车子赶上来呢？”行文子说：“我曾爱好音乐，这人就送我好的琴；又听说

我喜爱玉佩，这人就赠给我玉环。这是个只会迎合我，助长我错误的人，我怕他现在也会把我出卖给别人。”于是便迅速离开。后来这个人果然扣下行文子后面的两部车子献给他的国君。

蔺相如曾为宦官缪贤的门客，缪贤不慎犯罪，私下商量要逃到燕国。蔺相如问他：“您怎么知道燕王一定可靠呢？”缪贤说：“我曾陪着赵王在边境上和燕王聚会，燕王私下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，因而想去燕王那里。”蔺相如阻止他说：“赵国强盛而燕国弱小，您以前又受赵王宠幸，所以燕王才想巴结您。现在您要逃离赵国到燕国去，燕王畏惧赵王，一定不敢收留您，反而会抓您押送给赵王。您不如自己向赵王请罪，也许还有机会被赦免。”缪贤依计而行。

从这两件事看，就足以包容尽了人情世故的隐秘。

◇ 陈同甫

辛幼安^①流寓江南，而豪侠之气未除。一日，陈同甫来访，近有小桥，同甫引马三跃，而马三却。同甫怒，拔剑斩马首，边批：豪甚徒步而行。幼安适倚楼而见之，大惊异，即遣人询访，而陈已及门，遂与定交。后十数年，幼安帅淮，同甫尚落落贫甚，乃访幼安于治所，相与谈天下事。幼安酒酣，因言南北利害，云：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，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，钱塘非帝王居，断牛头山，天下无授兵，决西湖水，满城皆鱼鳖。饮罢，宿同甫斋中。同甫夜思：幼安沉重寡言，因酒误发，若醒而悟，必杀我灭口。遂中夜盗其骏马而逃。边批：能杀马必能盗马幼安大惊。后同甫致书，微露其意，为假十万缗以济乏，幼安如数与焉。

【注释】 ①辛幼安：辛弃疾，字幼安，宋朝齐州历城人，著名词人，号稼轩

居士。

【译文】 宋朝人辛弃疾流落江南时，仍不失旧时的豪侠气概。有一天，陈同甫来拜访他，经过一道小桥，陈同甫催马跳跃三次，马却向后退三次。陈同甫大怒，当下拔剑斩下马头（英豪之气十足），徒步而行。辛弃疾正好在楼上看见此景，很是惊叹陈同甫的豪气，于是马上派人去请这位豪侠，而这时陈同甫已经来到他的门前，于是两人成了好朋友。

十几年之后，辛弃疾已成为淮地一带的统领，而陈同甫还贫困失意，陈同甫依然经常上门去见辛弃疾，一起谈论天下大事。辛弃疾在酒醉之后，开始高谈阔论起南北方的军事形势，并说南宋想收复北地应该如何，而北方若想并吞南宋又得如何，钱塘一带非常危险，不是帝王应该居住的地方，敌人只要占领牛头山，就可能阻断援兵，然后再决西湖的水来淹城，马上整个京城的军民百姓都成了鱼鳖。酒后，辛弃疾留陈同甫在家中过夜。陈同甫想起辛弃疾一向慎重不爱多话，酒后失言，酒醒回想起来，一定杀他灭口，于是半夜偷了辛弃疾的骏马逃走（能杀马必能盗马）。辛弃疾醒后大惊。后来陈同甫写信向辛弃疾借十万缗钱接济度日，并在信中暗示当晚辛弃疾说过的言论，辛弃疾只好如数送给他。

◇ 李 泌

议者言韩滉^①闻乘輿在外，聚兵修石头城，阴蓄异志。上疑，以问李泌。对曰：滉公忠清俭，自车驾在外，滉贡献不绝，且镇抚江东十五州，盗贼不起，皆滉之力也。所以修石头城者，滉见中原板荡，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，为迎扈之备耳。此乃人巨忠笃之虑，奈何更以为罪乎？滉性刚严，不附权贵，故多谤毁。愿陛下察之，臣

敢保其无他。”上曰：“他议汹汹，章奏如麻，卿不闻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固闻”之，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，今不敢归省其亲，正以谤语沸腾故也。上曰：“其子犹惧如此，卿奈何保之？”对曰：“滉之用心，臣知之至熟，愿上章明其无他，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。”上曰：“朕方欲用卿。人亦何易可保？慎勿违众，恐并为卿累。”泌退，遂上章，请以百口保滉。他日上谓泌曰：“卿竟上章，已为卿留中。虽知卿与滉亲旧，岂得不自爱其身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？顾滉实无异心。臣之上章，以为朝廷，非为身也。”上曰：“如何为朝廷？”对曰：“今天下旱蝗，关中米斗千钱。仓廩耗竭，而江东丰稔。愿陛下早下臣章，以解朝众之惑，而谕韩皋使之归覲，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，速运粮储。岂非为朝廷耶？”边批：此唐室安危之机，所系非细上曰：“朕深谕之矣！”即下泌章，令韩皋谒告归覲，面赐绯衣，谕以“卿父比有谤言，朕今知其所以，释然不复信矣”，因言“关中乏粮，与卿父宜速置之。”皋至润州，滉感悦流涕，即日自临水滨，发米百万斛，听皋留五日即还朝。皋别其母，啼声闻于外。滉怒，召出挞之，自送至江上，冒风涛而遣之。边批：至诚感人，可悲可泣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，亦贡二十万斛。上谓李泌曰：“韩滉乃能使陈少游亦贡米乎？”对曰：“岂唯少游，诸道将争入贡矣。”

【注释】 ①韩滉：字太冲，唐朝长安人。

【译文】 唐德宗时，有人上奏皇帝，说韩滉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时，聚集兵士整修石头城，要阴谋叛变。皇帝听了此话生出疑心，询问李泌。李泌说：“韩滉忠诚清廉，当时皇上离京在外，韩滉依然忠于职守，一再贡献不断，而且帮助镇抚江东十五州，使得盗贼完全绝迹，这些都是韩滉的功劳。至于整修石头城，是因为韩滉见到中原战乱不断，认为皇上可能像永嘉年间那样南下避乱，不过是为迎接圣驾做准备而已。这也是作为臣子的忠诚，怎么反而加以罪责？”

韩滉个性刚烈严正，不依附权贵人士，所以招来很多诽谤。愿陛下明察，微臣保证韩滉绝对不会有其他图谋。”皇帝说：“可是议论纷纷，奏章多得不得了，你难道没有听说吗？”李泌说：“微臣老早以前就知道了，韩滉的儿子韩皋任考功员外郎，正因为流言蜚语太多了，本想回去探亲，却因为避嫌而不敢回。”皇帝说：“按你的说法，连他自己的儿子都那样害怕，你怎么还敢为他担保呢？”李泌说：“韩滉的用心良苦，微臣很清楚，我愿上奏章，表明他无二心，恳求宣示，并由中书省发布，让朝中所有官员都知道此事。”皇帝说：“我正想重用你。人哪有这么容易就可担保的？你自己得谨慎，不要太违抗多数人的意见，要不然恐怕连你也会受到连累。”李泌退朝后，继续上奏章，请求用自家百口人的性命来保韩滉绝无他心。

几天后，皇帝对李泌说：“你竟然还敢上奏章保韩滉，我已将这份额章扣下来，不让它流传出去。我知道你和韩滉有亲戚关系，但你怎么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呢？”李泌说：“微臣哪里敢偏袒亲戚而有负皇上呢？只是韩滉实在没有二心。微臣上奏章，只为朝廷，并不为自己。”皇帝说：“为什么说是为朝廷呢？”李泌说：“如今国内闹旱灾、蝗灾，关中一带米价昂贵，一斗米卖一千钱。国家仓库存粮日渐减少，而江东却大丰收。希望皇上将微臣的奏章发到朝廷公开出来，以消除群臣的疑惑，而下诏给韩皋要他立刻回去探亲，韩滉一定为此感激圣上的信任，这样也消除这阵子的流言，而把江东的粮食迅速运来储备。这不是为朝廷吗？”（此举关系朝廷的安危，可谓不轻）皇帝说：“我已经非常明白你的意思了！”

于是皇帝下发李泌的奏章，命令韩皋回去探亲，当面赐予绯衣一件，并告诉韩皋，别人对他父亲的诽谤，如今皇上已清楚是什么原因了，绝不相信韩滉有二心。接着又说关中缺乏粮食，他们父子应该赶快处理运粮的事宜。

韩皋回到润州报告父亲，韩滉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当天就亲自到渡口运发米粮一百万斛；同时让韩皋只在家中住五天便立即回京。